

沧海桑田抚今昔 试问得失知几许

“双城记”之鹿特丹 VS 深圳



鹿特丹

始建于13世纪下半叶的鹿特丹港从一个渔村发展而来。鹿特丹港是连接欧、美、亚、非、澳五大洲的重要港口,素有“欧洲门户”之称,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发展成为欧洲第一大港口,荷兰第二大城市。

鹿特丹位于荷兰西南部莱茵河和新马斯河河口,地势平坦,低于海平面1米左右。虽然莱茵河、马斯河复一年带来大量泥沙,但由于地基不断下沉,陆地仍被大海一口口吞没。在与大

海的搏斗中,荷兰人修筑海堤,挡住海水;围海造田,种植牧草;架起风车,用风力来排水。“低地之国”荷兰全国国土面积的1/4是从海里填出来的,无怪乎荷兰人会自豪地说:“上帝创造了世界,荷兰人创造了荷兰”。

可以说,鹿特丹港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顺应世界航运和贸易的发展趋势,从市区河畔沿河逐步向外发展,直至向大海要地,同时建设被置换出来的地块的历史。

还地于河应对洪灾

为满足对土地的需求,1970年,鹿特丹启动了“马斯平原垦地项目”,着手大规模围海造田,使得港口和工业区的面积从3000公顷扩大到了1万公顷。

在大规模填海造地的同时,沿岸的生态环境也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洪灾阴影挥之不去,海滨湿地退化,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沿海污染加重,渔业资源锐减。

原本以为通过建筑大坝处理好来自海洋的外患就可高枕无忧,没想到在1993年~1995年间,荷兰接连遭遇大水灾,荷兰境内河水水位达到有史以来

的最高点,下游的堤防几近溃堤,不得不疏散了25万居民,当时造成了近1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当年这场水灾使得荷兰政府痛定思痛,开始重新审视延续数十年的传统治水理念,于是,一个新的治理思路出现在荷兰人的脑海中。荷兰人提出“还地于河”的理念,给河流多一些空间,将过去因水利工程从河川廊道内夺得的还给河流,让河流可以像以往一样自行改道,自然流淌,提高泄洪能力。

曾经与水为敌的荷兰人,如今正在探索一条与水共存的新路子。

退田还海恢复自然原貌

1950年~1985年间,由于填海造陆,荷兰损失了55%的湿地。湿地的丧失使荷兰在降解污染、调节气候的功能上出现许多问题,如近海污染、鸟类减少等。

在这一背景下,1990年,荷兰农业部制定了《自然政策计划》。这是一项非常宏伟的计划,打算用30年时间,保护受围海造田影响而急剧减少的动植物,并努力复原过去的自然景观。

按照《计划》,位于荷兰南部西海

尔德水道两岸的部分堤坝将被推倒,一片围海造田得来的300公顷“开拓地”再次被海水淹没,恢复为可供鸟类栖息的湿地。而《计划》中的“生态系长廊”计划,就是要将过去的湿地与水边连锁性复原,建立起南北长达250公里的以湿地为中心的生态系地带。

由于担当自然保护区与管理国立公园的单位是在荷兰农业部的直接管辖之下,在扶植酪农的同时又考虑到了自然保护的政策。

港口开发可兼顾自然环境

作为欧洲第一大港口,鹿特丹港现在已是满负荷运作。确保港口的可持续发展,取得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平衡,成为鹿特丹市政府的当务之急。为此,荷兰人在西端的北海实施了“马斯平原垦地二期规划”,开展了海上工程建设的又一壮举。项目于2008年开始动工,目前已经全部完工。

在吸取了一期的经验教训后,二期规划致力于打造一个清洁、环保的港口,尽量减轻项目对海岸和海洋自然环境的影响。

由于规划的部分建设区域与一个

沿海自然保护区相冲突,海床将变成码头,一直生活在这里的海洋动物将面临失去栖息地和食物来源的威胁。

为此,工程设计人员开辟了一片2.5万公顷的海床保护区和多个海鸟保护区以及35公顷的新沙洲,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作为给海鸟和海豹的新的栖息地,将新建5个小规模人造沙洲,其中3个是专为补偿规划的生态影响而建。

这里,海鸟的繁衍生息将不受打扰,尤其是在每年的繁殖季节,捕鱼和海上娱乐活动在这片海域将被禁止。



图为鹿特丹地标建筑——伊拉斯谟斯桥(又名天鹤桥)



共生共荣还是相爱相杀？

郭婧

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有一则精卫填海的故事,故事充满悲壮色彩,精卫终其一生未能实现填海壮志;今天,填海造地早已不是神话,人们在海上造出了陆地,在陆地上建起了房屋,建起了飞机场。如果说精卫填海体现了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和征服自然的热切渴望,填海造地则可被视为今人征服自然的一大创举。

填海造地初衷是为了缓解人类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沿海地区通常是各国发展最为迅速、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把目光投向大海,开始向大海要土地。一些地势低平或者人多地少的国家,如荷兰、日本、新加坡等很早就开始了填海造地的实践。

填海造地使这些国家获得了大量平整的土地,扩大了耕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地矛盾。一时间,一大批围填海项目纷纷出台。

就在人们享受自身改造自然成果的同时,填海造地的隐患也逐渐浮出水面。人们惊讶地发现,海水质量变差了,海洋生物减少了,赤潮发生频率加快了,洪水、地面沉降、港口和航道淤积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大海不再是从前那片熟悉的、温柔的海,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狂躁。因为,人们改变的不仅仅是海岸线,而是整个海洋环境。

填海造地作为一种改变海域属性的重大人类活动,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和严格的管理,然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人们似乎忘

记了海洋也需要休养生息。过度或缺乏科学指导的围填海工程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又一次验证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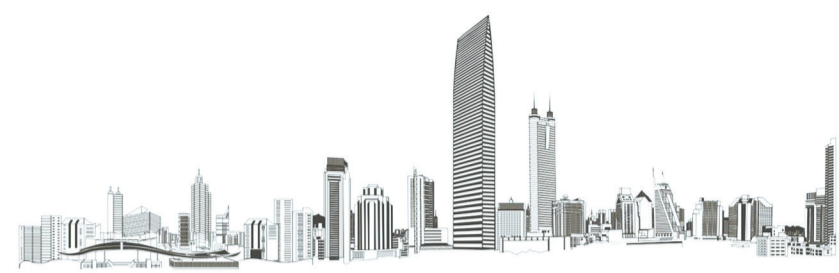
自然界报复人类,但并非要毁灭人类。好在人类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在意识到过度填海造地的弊端后,一些填海造地的国家放缓了脚步,重新审视自身行为,并设法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一方面,积极修复海洋生态环境,努力恢复海洋健康。填海造地走在全球前列的荷兰,已经开始退田还海,将部分围海形成的土地恢复成原来的湿地。从填海项目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日本投入巨资,设立专门的再生补助项目,探寻恢复海洋生态环境的方法。

另一方面,严格控制围填海规模,努力改进围填海方式。控制规模并非“一刀切”,立即叫停所有围填海项目反而会造成本质的损失,要引导围填海工程朝着科学、有序的方向发展,如人工岛式围填海因其对海洋破坏相对较小,日渐成为国际流行趋势。此外,围填海新地得来不易,这就要求提高利用效率,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

任何一项改造自然的都应该谨慎。城市发展考验的是当代人的智慧,发展合理,造福当代,泽被后世;急躁冒进,欲速不达,贻害无穷。千万年来,从敬畏自然到改造自然再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人类一直在探索与自然界的相处之道,试图达到微妙的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个永恒的话题,将会一直探讨下去。

《美人鱼》的结尾,刘轩和珊珊携手遨游在美丽浩瀚的海洋,人鱼大战变成人鱼相恋。我们喜欢这样的结局,也相信会有更多填海造地退田还海的故事发生,人与海的关系能从对立回到和谐共生。就如同一对恋人,在摸索中前进,在磨合中成长,在这片蓝色星球上共生共荣、繁衍生息。



深圳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一画,沧海变桑田。经过30多年的发展,曾经的小渔村深圳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具经济竞争力的城市之一,经济总量长期位列中国大陆城市第四位。

深圳地处珠江三角洲前沿,是连接中国香港和内地的纽带和桥梁,是华南沿海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服务、外贸出口、海洋运输、

创意文化等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在深圳这个陆地面积约两千平方公里的狭长土地上,聚集了一千多万人口,城市建设迅速扩张与可建设用地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和国际上很多沿海城市一样,深圳也开始向海要地。据不完全统计,自建市以来至2013年,深圳通过填海变成陆地的海域至少为69平方公里,占全市海域面积的6.5%。

地表沉降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2010年3月,有媒体报道,深圳宝安中心区多个填海造地的楼盘地表出现不同程度塌陷,多处地砖开裂,沉降最深达12厘米,引发住户极大担忧。虽然专家表示主体工程本身不存在结构安全问题,但终究是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

对于深圳填海区沉降事件,有地产专家表示,沉降是填海区共同面对的问题,国外的填海区通常要经历30年左

右,经过海水冲刷和地表充分沉积才可以大规模建设。而近年来国内房地产市场过热、扩张过快,导致填海区完工不足10年就进行房地产开发,土地根基不稳,地表或继续缓慢沉降。

“楼陷陷”事件只是深圳填海造地的一个初步后果,海岸线变“房岸线”改变的不仅仅是景观,事实上,大规模填海正在改变深圳原有的海洋城市特性。

海洋生态价值日益丧失

环深圳湾地区一直是深圳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生活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罗湖、福田、南山片区均已成为深圳市的核心区域。然而,伴随大规模填海,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深圳湾的红树林,是全世界唯一一处位于市中心的湿地,最为深圳人所骄傲。但20年前深圳湾清澈的海水,现在已变成黑褐色,散发出臭味。

内伶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研究员王勇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无忧虑地说:“自然岸线消失,变成工业、码头港口岸线,将使原来的植物生态生物链消失。原先深圳湾延伸到内地,

对小气候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如今海滨环境已经改变,海水在旱季就成为劣IV类水了。”

王勇军以红树林为例说:“红树林保护区至今已消失了一半,内伶仃红树林保护区的红树林原有130~140多公顷,现在天然红树林不到70公顷,后来补种才达到80多公顷;其他很多地方红树林都已经全军覆没了。而且深圳湾陆地化非常严重。本来最有生态价值的是1.5~2米高的红树林地段,底栖生物和鸟类都在这个层次生活觅食。以这样的陆地化速度算起来,60年之后深圳湾陆地将会抬高1.8米,红树林将受灭顶之灾。”

护海意识开始提升

“深圳速度”让人称奇的同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也开始显现,深圳人开始反思: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否已经超过了自然环境的承载力?我们不光要“深圳速度”,更要“深圳质量”;不光要快,还要好。

深圳华侨城湿地是中国唯一一处地处城市腹地的红树林湿地。它的前身是上世纪90年代深圳湾填海时留下的一片废弃滩涂,2007年开始对其进行生态修复:修筑了1.45公里生态围堰,清淤还湖20.6万平方米,并修建了水生生物通道、鸟类飞行通道和公路生态保护隔离带;补植近4万平方米红树林,补建1.5万

平方米滩涂,恢复8万平方米陆地植被。经过5年的综合治理,这里已成为深圳的“城市之肺”,走进现在的华侨城湿地,犹如身处城市中的一片绿洲,处处鸟声啾啾,翅影翩翩,水色天光交相辉映。每年冬天,都有大量候鸟栖息驻足,其中不乏卷羽鹈鹕、黑脸琵鹭等珍稀濒危品种。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委员建议,通过规划引领、资源整合、严格控制围填海活动、加快推动立法等措施,加强我国自然海岸线保护。相信随着人们护海意识的提升,海洋环境保护能够加快步伐,取得更大的进展。



图为电影《美人鱼》取景地之一——深圳大亚湾杨梅坑